佩文齋書畫譜

67-70

卷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書畫跋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13
HGT.
LENG.

NK
3634
.A2
Q.243
1920
v.26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六十七卷

御製書畫跋

書

懋勤殿法帖序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四大字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陋室銘

石鼓贊　跋王右軍書曹娥碑
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書蘭亭帖後
王右軍洗硯池贊　跋虞世南墨蹟後
跋顏眞卿墨蹟後　跋蘇軾墨蹟後
跋黃庭堅墨蹟後　跋米芾墨蹟後
跋朱子墨蹟後　跋宋搨淳化閣帖後
跋趙孟頫墨蹟後　跋董其昌墨蹟後
跋董其昌書 計三則

同文圖書館印

畫

畫馬贊　題周文矩畫說劒圖詩

題蘇軾墨竹詩　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詩

陳所翁畫龍贊　老子出關圖贊

仇十洲青綠畫詩

第六十八卷

歷代帝王書跋

夏禹治水碑　周穆王壇山刻石

漢章帝書　晉武帝書

晉武帝我師帖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

唐太宗眞蹟　唐太宗晉祠銘

唐太宗屏風帖　唐高宗登封紀號文

唐睿宗書昇中述志碑　唐睿宗書武士彠碑

唐明皇書陜州盧奐廳事讃　唐明皇書鶺鴒頌

唐明皇謁玄元廟詩　唐明皇書裴光庭碑

唐明皇涼國長公主碑　唐明皇金仙長公主碑

唐明皇書太山銘　唐明皇書孝經

唐武后書昇仙太子碑
南唐李後主書
南唐李後主蚌帖
南唐李後主書太白詩
宋太宗書急就章
宋太宗御書曆子
宋太宗御書
宋太宗賜張齊賢御札
宋太宗行書蔡行勑
宋太宗至道御書帖
宋太宗御書飛白
宋眞宗先天太后贊
宋仁宗御書飛白
宋仁宗賜王太尉手書
宋仁宗賜魏家刑政二字
宋神宗賜沈括御札
宋徽宗御書修禊序
宋徽宗御書
宋徽宗大觀五禮記
宋欽宗御書
宋高宗御書
宋高宗書樂毅論
宋高宗書翰墨志
宋高宗御書史實
宋高宗眞草神翰
宋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宋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宋高宗書便面
宋高宗書先聖先賢圖賛
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宋高宗御書神女賦
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
宋高宗書徽宗御集序
宋高宗石經殘本

同文圖書館印

宋高宗養生論　宋孝宗書千字文
宋孝宗御書心經　宋孝宗書用人論
宋孝宗卹刑御筆　宋孝宗書阿房宮賦
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宋孝宗御書王褒賢臣頌
宋光宗御書　宋光宗宸翰
宋寧宗宸翰　宋理宗御書律詩
元文宗書奎章閣記　明太祖賜蘄春侯卷
明成祖宸翰卷　明仁宗御書
明宣宗賜謝庭循御筆詩卷　明宣宗書綠竹引
明孝宗御書　明世宗御書
明神宗御書卷

第六十九卷

歷代帝王畫跋

晉明帝畫穆天子燕瑶池圖　梁元帝畫職貢圖
南唐李後主江山撫勝圖　南唐李後主墨竹
宋仁宗畫馬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宋徽宗摹衛協高士圖　宋徽宗摹唐人明皇訓子圖

宋徽宗著色山水　宋徽宗竹禽卷
宋徽宗畫瑶池馬圖　宋徽宗畫翎毛
宋徽宗墨竹　宋徽宗紅欄鸂鶒圖
宋徽宗三馬圖　宋徽宗畫水圖
宋徽宗漫遊化城圖　宋徽宗雙鵲圖
宋徽宗雙蟹圖　宋徽宗荷鷺驚魚圖
宋徽宗畫十八學士圖　金顯宗墨竹卷
明宣宗九鷥蘆鴈二圖　明宣宗墨兔圖
明憲宗山水小景

第七十卷

歷代名人書跋一

周史籀石鼓文　秦李斯嶧山碑
秦李斯泰山刻石　秦李斯會稽刻石
秦程邈篆書　後漢張芝帖
後漢崔瑗張平子墓銘　後漢蔡邕石經
後漢蔡邕陳仲弓碑　後漢蔡邕陳仲弓碑陰
後漢蔡邕酸棗令劉熊碑　後漢蔡邕夏承碑

同文圖書館印

後漢蔡邕西嶽華山廟碑　後漢蔡邕太尉劉寬碑
後漢蔡邕魯峻碑　後漢蔡邕小黃門譙君碑
後漢蔡邕老子銘　後漢張昶華山祠堂碑
後漢蔡琰胡笳引　魏鍾繇上尊號奏
魏鍾繇受禪表　魏鍾繇賀捷表
魏鍾繇力命表　魏鍾繇薦季直表
魏鍾繇墓田丙舍帖　魏鍾會周公禮殿記
魏梁鵠大饗碑　魏梁鵠修孔子廟碑
魏曹植帖　吳皇象急就章
吳皇象吳大帝碑　吳皇象文武帖
蜀漢諸葛孔明書　蜀漢張飛刁斗銘
晉索靖月儀帖　晉索靖章草急就篇
晉索靖出師頌　晉嵇康帖
晉山濤山公啓事帖　晉庾亮帖
晉庾翼眞蹟　晉王洽帖
晉王洽仁愛帖　晉王濛帖
晉王珣眞蹟　晉謝安中郎帖

晉謝安六十五字眞蹟　晉桓温書
晉桓温旱燥帖　晉顧愷之女史箴眞蹟
晉楊羲黃素黃庭經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七

御製書畫跋

書

懋勤殿法帖序

朕惟書契旣興歷代相傳自篆籀變而爲隸楷行草古人往往積歲月殫學力結體運思以務臻其妙所由來遠矣嘗於機政之暇游心翰藻觀晉人所書體尚圓潤結構天然風采流奕斂鋒藏鍔而自能雄勁故歷代重之逮唐以後或格法謹嚴或筆勢軒翥類皆神明於昔人之矩矱而變化出之以自成一家之書亦代不乏人在昔右文之君得一名蹟每使當世之能書者排類摹仿鐫諸文石以廣其流傳爲策府藝林之所共寶如聖敎蘭亭以及淳化淳熙諸墨刻皆其最著者也朕念古帖歲久漸湮近時轉相摹刻者多失其眞因取內府所藏舊搨與名人墨蹟遠自上古以迄本朝編次橅刻題曰懋勤殿法帖凡二十有八卷帝王法書自漢以後咸在簡牘有明諸帝之善書者亦搜輯其遺楮以列於後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聰明天亶深心典學時灑宸翰雄奇高古體格渾成神彩炳煥洵足卓越前代謹以登諸琬琰昭示子孫臣民垂諸不朽朕自幼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間歷年以來手書敕諭詩文跋語以及臨摹昔人名蹟屢盈笥篋每思字學淵微雖精研日久正欲然未敢自信緣諸臣敦懇再四勉從其請用識嗜古之夙志云

同文圖書館印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七

御製書畫跋

書

懋勤殿法帖序

朕惟書契旣興歷代相傳自篆籀變而爲隸楷行草古人往往積歲月殫學力結體運思以務臻其妙所由來遠矣嘗於機政之暇游心翰藻觀晉人所書體尚圓潤結構天然風采流奕斂鋒藏鍔而自能雄勁故歷代重之逮唐以後或格法謹嚴或筆勢軒翥類皆神明於昔人之矩矱而變化出之以自成一家之書亦代不乏人在昔右文之君得一名蹟每使當世之能書者排類摹仿鐫諸文石以廣其流傳爲策府藝林之所共寶如聖敎蘭亭以及淳化淳熙諸墨刻皆其最著者也朕念古帖歲久漸湮近時轉相摹刻者多失其眞因取內府所藏舊搨與名人墨蹟遠自上古以迄本朝編次橅刻題曰懋勤殿法帖凡二十有八卷帝王法書自漢以後咸在簡牘有明諸帝之善書者亦搜輯其遺楮以列於後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聰明天亶深心典學時灑宸翰雄奇高古體格渾成神彩炳煥洵足卓越前代謹以登諸琬琰昭示子孫臣民垂諸不朽朕自幼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間歷年以來手書敕諭詩文跋語以及臨摹昔人名蹟屢盈笥篋每思字學淵微雖精研日久正欿然未敢自信緣諸臣敦懇再四勉從其請用識嗜古之夙志云

同文圖書館印

爾皇太子皇子亦晨夕侍朕習學因并附焉以策勵其意夫書列六藝之中兼八體之妙唐太宗論筆法謂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微妙昔人評右軍書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曹娥碑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有抱素拔俗之象畫像贊有矜莊嚴肅之象由是觀之學書之道亦非僅操觚染翰之爲其通於學問性情有如是哉後之覽者考源鏡流由今溯古臨池之學具在斯帖矣故於刻石既成而序之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四大字

世祖章皇帝御筆書正大光明四字結構蒼秀超越古今仰見聖神文武精一執中發於揮毫之間光昭日月誠足媲美心傳朕罔不時爲欽若敬摹勒石垂諸永久爲子孫萬世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陋室銘

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以上聖之資撫興王之運躬處九重心周蔀屋蓋眞所謂養其民以致賢人矣至於親簡冊灑翰墨無時而不存此念也今恭覩

御筆書陋室銘一卷陋室者何山間水涯之居詩人之所謂考槃空谷也以萬乘之

崇高不忘草茅之卑末於其所居若有取焉而親爲書其辭則聖心之所存於此亦可見焉康熙十六年九月四日萬善殿記

石鼓贊

朕釋奠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缺有間矣此文此石獨煥然與日月爭光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心焉乃爲贊曰

猗歟周宣纘緒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名虎蒐於岐陽陳列斿弩鐫功告成伐石作鼓以歌以銘載規載矩豈備考擊致煩朦瞽鼓鼙思將義蓋有取歷二千年鑠日蝕土蝌斗失傳剥落誰補車攻馬同麀鹿麌麌晨星缺月完句可數天門詄蕩岐山翔舞軒頡是班鍾王敢伍陳在泮宮設於廊廡是切是磋匪擊匪拊橋門觀禮如對簠簋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跋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相傳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得意書今觀眞蹟筆勢清圓秀勁衆美兼備古來楷法之精未有與之匹者至今千餘年神采生動透出絹素之外朕萬幾餘暇披玩摹倣覺晉人風味宛在几案間因書數言識之

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同文圖書館印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眞蹟存於世者尠矣快雪時晴嘗見刻之搨本中今覩其眞蹟可爲希代之寶藏之篋衍不時觀閱恍接其人於千載以上也

書蘭亭帖後

唐文皇嗜蘭亭帖至竭萬乘之力多方以購之又時橅善本賜其臣僚可謂勤矣而卒無妨於治國理民之政葢其納諫受言力行仁義所圖者大舉凡游藝之事不足以累之況寄心翰墨於幾務之餘豈非前王之令軌哉推考其時貞觀之風幾與三代比隆其仁心善政可施於後世者多矣高山在望景行行止寧獨於蘭亭一事哉

王右軍洗硯池贊幷序

沂州治西南池水一泓漣漪清淺在斷垣荒草中朕甲子己巳南巡兩經其地咨訪土人曰此晉右將軍王羲之澤筆池也一名洗硯池相傳即其故宅傍有矖書臺歲久蕪沒今爲淄流所宅祠宇三楹面離背坎上設右軍像風神雋爽儼然晉代衣冠墀廡碣石鱗次中爲瑯琊十七帖餘皆後人憑弔詩文及紀載祠宇興廢始末舊有洗硯池三大字斷闕不全嘗考晉書右軍雖系瑯琊自其父曠已南遷右軍未歷江北或者以王氏舊居所在遂傅會之未足深辯朕萬幾餘暇日事臨池雅愛其筆法近復命新蘭亭故址以表彰之夫右軍懷經世大略遭時多故用違其才觀其與桓溫書其人品學問槩可想見使得行其志於以毗輔晉室振挽

顏風豈僅以書法見長哉乃爲之贊曰

右軍於書稟生知質仍不廢學功專且壹臨池浣墨池水如漆艾山何高沂河有泌山城古祠人傳遺蹟緬懷大夫士林之特究厥生平乃心王室經濟可名奚止藝術虎臥龍跳其人其筆

跋虞世南墨蹟後

虞世南仕貞觀朝爲太宗所賞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今考唐史所載世南言論行事果有卓然足多者其書法少師智永專心不懈晚年遂造羲之之室當時與歐陽詢並以書名議者謂歐虞智均力敵然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誠篤論矣但世南墨蹟稀如麟鳳黃庭堅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想當時民間鮮有藏蹟故云然也朕萬幾餘暇雅好臨池宮中舊藏虞書時出披覽摹倣其意輙有神會爰濡筆而識之後以示珍重云

跋顏眞卿墨蹟後

史稱顏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咸曰魯公而獨爲權奸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竟被賊害觀其赴火罵逆何其烈也平生善正草書宋祁稱其筆力遒婉今披閱遺蹟凝重沉鬱奇正相生如錐畫沙直透紙背覺忠義之氣猶勃勃楮墨間朕重其人益愛其書不啻逾於球璧矣

同文圖書館印

跋蘇軾墨蹟後

論者謂宋四家書皆從顏魯公入然亦其天分高出一時神明變化於古人耳實不盡拘於成法也觀蘇軾前後論書詩可知矣軾題孫莘老墨妙亭詩云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題石蒼舒醉墨堂詩云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故其生平所書以跌蕩取勢以雄秀取態殆變化於古而不專主於顏者世又謂軾書亦學徐浩今浩書刻帖具在亦不相似也郭畀云東坡晚歲自海外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今觀其眞蹟信然豈區區成法之是拘耶

跋黃庭堅墨蹟後

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輩游於蘇軾之門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而庭堅爲尤著時人至以配軾稱蘇黃其文章學問固卓犖不羣而行草書亦自成一家元祐中嘗作草書於僧舍軾賞歎再四錢勰從旁曰君見自敘眞蹟當更有得後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眞之妙嘗自云元祐間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此其草書之所以異也至所作行書剽去姿媚獨存風骨直欲與蘇軾分道揚鑣不肯俯循其轍間或雄姿猛氣逸出常度亦無傷其爲神駿故朕恒玩之

跋米芾墨蹟後

米芾書在宋四家中特爲雄秀史稱其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或云芾始學顏書已而宗李邕又棄而學沈傳師數數改業遂成名家今世沈傳師書絶少其與米之優劣無可考要以得法於獻之爲確論也朱熹曰米老理會得字故所論皆實是朱子蓋亦心折之其爲書豪邁自喜縱横在手肥瘦巧拙變動不拘出神入化莫可端倪洵堪與晉唐諸家爭衡昔人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然則芾其在龍象之間歟

跋朱子墨蹟後

嘗觀朱子論書一則有曰字被蘇黄寫壞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考亭固大儒其平日於柳公權心正筆正及程子寫字主敬之說蓋必有取也然觀其墨蹟亦間有蘇黄筆意考亭之論或出於其門人所附會未可知爾蘇黄筆法原從顏柳得來考亭書沉著古勁當亦本於顏柳故時有不期而合之處耶

跋宋搨淳化閣帖後

宋太宗皇帝嘗遣使購歷代君臣書蹟命侍書王著模刻法帖十卷搨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者方得賜焉蓋其重之如此當時本不可多得況歷數百年之後乎此本乃賜翰林學士畢士安者神采煥發波磔明潤漢晉以來翰墨風規宛然猶在者尚賴此帖之存也朕幾政餘閒啓帙披卷如晤往昔心意融洽

洵可寶而藏之也

跋趙孟頫墨蹟後

宋濂作趙孟頫傳云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鮮于樞云子昂諸書皆爲當代第一而小楷又爲諸書第一胡長孺云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其稱賞之者至矣蓋書自宋四家盡變唐法而蘭亭玉潤諸帖之意寖遠孟頫起而矯之全用二王矩矱心摹手追神契無迹故一時矜爲度越前代然相傳其嘗作米書輙自棄去以爲不及良由米芾以天勝孟頫以人勝故爾第天分得之性生不可勉強人功盡則天自見右軍學書池水盡黑如此安得不神朕於古人諸法書無不展玩臨摹而於米趙墨蹟尤珍愛不忍釋手倣成卷軸動至盈千用冀天人交盡得古人微意而自忘其握管濡翰之勞也

跋董其昌墨蹟後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絶如微雲卷舒淸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體皆原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摹閣帖於蘭亭聖教序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書家所謂古釵脚殆謂是耶顔眞卿蘇軾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柢則皆出於晉人趙孟頫尤規模二王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輙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横排宕有古法朕甚心賞其用墨

之妙濃淡相間更爲夐絶臨摹最多每謂天姿與功力俱優致此良不易也因臨池之暇遂書此於簡末

跋董其昌書 計三則

米芾書天馬賦縱横騫翥前無古人董其昌所臨既得其形似且極游行自如之妙朕嘗愛翫揭之屏風因題數語志眞賞焉

朕觀古人墨蹟華亭董其昌書晝錦堂記字體遒媚於晉唐人之中獨出新意製以爲屏列諸座右晨夕流覽寧不遠勝鏤金錯彩者歟

此屏裝潢既成尚餘縑素詹事沈荃亦華亭人素學其昌筆法題跋數語命之續書以志朕意時康熙壬戌二月八日

畫

畫馬贊

大梁韓幹古之筆精寫此駿足千載如生紅光耀脣紫豔承睫削玉霜蹄團花霧鬣乾維叶象房宿効形體中儀式法合圖經鵠起鸞停風猋電馳不遇九方孰致千里我聞在昔文德誕敷飛黄服皁騕褭駕車覽物心怡披圖神往曽是權奇曽是倜儻南浮滇水北絶玉山利兹地用充我天閑

題周文矩畫說劒圖詩

鷰溪尺幅衣冠古貌出蒙莊辯論新劒客滿前毛髮動須知繪事亦通神

題蘇軾墨竹詩

徑尺篔簹墨淺深雪堂健筆勢千尋縱饒凝露春梢色不比淩霜挺節心

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詩

天津橋下水粼粼柳外盤舟夾畫輪想見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陳所翁畫龍贊

雲龍騤騤衆物之靈暫行萬里少息千齡飛潛應候變化無形乾爻九五取象君德時乘六位周流八極雲行雨施品彙生殖爰有哲匠絹素經營僧繇砥筆董羽研精蜿蜒夭矯巧若天成嗟此好手聲價超越得水能飛點睛斯活波濤騰涌煙霧滅沒遠宅江海亦遊名都夏王遠駕虞舜受圖命官紀年用表禎符德至泉水神物乃下馴擾可豢奚俟摹寫秘藏斯卷以驗眞者

老子出關圖贊 趙孟頫書

修身養壽古隱君子掌藏室書爲柱下史清靜自正是其大旨宗周式微羣雄龍戰逝將去此八荒周徧徐甲負笥青牛服轜關尹望氣物色候門和光抱一目擊道存少留著書虛無是論玄文既宣解人亦寡入於無垠廣莫之野去住兩忘物無害者吳興學士繪事肖神既寫道德又貌仙眞高古肅穆髣髴伊人神龍見首變化莫同乘雲上下孰知其終至聖所名斯言我從

仇十洲青綠畫詩

流鶯百囀起煙槐細雨油雲點翠苔松竹青青山色靜遊人倚杖尚徘徊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八

歷代帝王書跋

夏禹治水碑

雲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徐靈期衡山記

雲密峰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一十丈皆蝌蚪之書曩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碑上雙睛掣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已此後了無見者陳田夫南岳總勝集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岳麓書院者

同文圖書館印

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攟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崮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岣嶁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閟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楊慎升菴集

余來為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為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覩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剝落雖習於古篆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意者以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祝

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𢧐弘之荊州記云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孥虎螭懸知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祕文祕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藏之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洏者顧不幸歟雖然又安知此兆非我國家休嘉之治而文明之運益當大啓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特余之私幸已也門下太學生新會容璘既請精搨而翻刻之於揚州甘泉山書院而府庠生南京張生襄見而悅焉又請捐貲而重刻之合二碑爲一幅置於新泉精舍格物之中堂使來學者得共觀焉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覩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邪夫天地之文蟲鳥之篆伏羲之畫因象而得焉亦何有於文字哉 湛甘泉文集

周穆王壇山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云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廨之壁間者爲之嗟惜 集古錄

趙之賛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確峭有劒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鍾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既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潛溪集

漢章帝書

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取其名如此 法書要錄

晉武帝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 東坡集

晉武帝我師帖

武帝書紙糜潰而墨色如新有墨處不破吁豈臨學所能欲令人棄筆研也古人得此等書臨學安得不臻妙境獨寫唐人筆札意格尫弱豈有勝理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渾野之質張長史懷素豈能臻其藩籬耶昔歸公跋趙令時家古帖得之矣欲盡舉一奩書易一二帖恐未許也今日已嬾閑篋但磨墨終日追想一二字以自慰也 寶晉英光集

晉武帝我師帖眞蹟宣和祕府官本今在震澤王氏筆勢雄健高古絕倫當爲帝王書法之冠此無上妙帖也 清河書畫舫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餘八百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褒封有牌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於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眞蹟龕置神殿側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某丙子秋以視旱抵寺訪尋在東廡室隅塵土翳蝕徙以出拂拭諦觀歎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爲永久計耶閒稍剝落俾模池廟中石本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以賑饑復至已買石礱治未幾來視則石斷爲二不可用矣仍語某毋以是懈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來告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

同文圖書館印

七尺許闊幾半碑製具而無文容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發端實自公願紀其槩某欣然爲書使併刻於下方云是歲爲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具官吳師道題 禮部集

唐太宗眞蹟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閒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眞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千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眞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可愛乙酉仲夏柯山東堂書 張耒宛丘集

唐太宗晉祠銘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幷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禱於叔虞祠貞觀二十年太宗爲立碑焉 金石錄

唐太宗屏風帖

右唐太宗屏風書余從兄季平家所藏蓋從祖紹興初爲江西漕屬以重賂得於北人之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絹素也其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猶隱可認按唐會要正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誠可寶也淳熙九年冬十一月祝寬夫公濟跋 戲鴻堂法帖

文皇嘗作眞草書古帝王龜鑑語爲二屏風示羣臣今所存者草書耳輕俊流便宛然有右軍永興風度惜天骨小乏戈法猶滯後有祝寛夫姜夔王允初跋亦佳姜遂題字荒傖不知體大可笑也　弇州山人藁

唐高宗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崖刻於山頂其一字差小立於山下然世頗罕傳政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録焉　金石録

唐睿宗書昇中述志碑

右周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銘從之　金石録

唐睿宗書武士彠碑

右周武士彠碑武后時追尊士彠爲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爲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閑談載李德裕言昔爲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彠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缺者以此知小説所載事多荒誕不可信類如此　金石録

唐明皇書陝州盧奐廳事讃

盧奐廳事讃唐玄宗撰并書奐爲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同文圖書館印

集古録

唐明皇書鶺鴒頌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本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集古録

唐明皇謁玄元廟詩

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 集古録

唐明皇書裴光庭碑

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憲傳云撰搖一作瑤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見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 集古録

唐明皇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新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莬字花粧傳云下嫁薛伯陽而碑云嫁溫彥博曾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荊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爲正 金石録

耿先生爲女道士王貌鳥爪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者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眞云 陸游南唐書

李長者畫像

烈祖圖寫李長者像班之境内 陸游南唐書

錢亮畫像

錢亮江南布衣時有圖亮之貌者亮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未幾一僧取圖置誌公塔中已而南唐先主取入宮陳於内寢 十國春秋

戲珠龍畫障

胡元龜居永新少有俊才嘗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 十國春秋

障子畫

元宗時有獻畫障子者僧文益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文益曰誰是汝心其人默然無對 十國春秋

南唐剔耳圖

宋蘇軾跋南唐剔耳圖云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 東坡集

前蜀

王建畫像

同文圖書館印

永平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王建像於壁（五代史前蜀世家）

功臣畫像

永平五年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五代史前蜀世家）

花木圖

前蜀王承休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十國春秋）

後蜀

畫鶴圖

廣政二十二年西班將軍黎德昭獻畫鶴圖詔授雅州刺史（十國春秋）

吳越

鍾馗擊鬼圖

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錢倧以詩題圖上（五代史吳越世家）

宋

西蜀江山圖

太祖命王全斌伐蜀詔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宋史西蜀世家）

洛陽宮殿圖

韓重贇築皇城東北隅且令有司繪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宋史韓重贇傳）

南唐李後主書太白詩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爲也容臺集

宋太宗書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絶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軾於書亦云東坡集

宋太宗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東坡集

宋太宗御書

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奧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東坡集

同文圖書館印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 山谷集

宋太宗賜張齊賢御札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詞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札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王忠文公集

宋太宗行書蔡行勅

此卷乃太宗皇帝御筆勅一道蓋不允蔡行辭中書省事者觀茲字畫飛動若虎踞龍騰風雲慶會正以見聖天子生知不測遠異常流當時在廷之臣得之為至寶中書公非問學忠勤有素曷承寵錫若是哉誠金玉錦繡奚足比其直乎蔡氏子孫當知其所重永永其藏用是書之以誌景仰云淳祐丙午三月望日鄭清之頓首書於養魚莊 珊瑚網

宋太宗至道御書帖

右至道御書法帖凡十一卷六十一條宋太宗晚年筆也太宗以淳化之三年勅

晉唐名蹟於棗木又二年而書此其步趨諸名家遂無一筆脫銜高處可逼唐文皇第不能超乘而上耳書辭多格言亦類屏風帖每條下一敕字似亦倣文皇故事搨手紙墨皆精緻可寶也 弇州續藁

宋太宗御書飛白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眞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跡而尤好書法閒登眞有開元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眞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工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眞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 歐陽文忠公集

宋眞宗先天太后贊

眞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遒逸有致蓋以其年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母也唐系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爾邪 弇州山人藁

宋仁宗御書飛白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

同文圖書館印

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一本作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其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歐陽文忠公集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以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

也此獨上之澤與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之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東坡集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之絶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寓豪墨揮灑變動函負藏蓄齊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奧隊貴室珍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為祕襲盡略他玩流畀後嗣傳於無極而況密緜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於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寫華楮貂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壓秦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

同文圖書館印

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爲陵州貴平縣令龔衍復櫝載以臨治願將刊鏤布示於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修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爲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爲題此初八日謹序 文同丹淵集

宋仁宗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爲鹵所生得遂富貴於鹵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鹵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爲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録其修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歿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於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山谷集

宋仁宗賜魏家刑政二字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

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止齋集

宋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煙俱入長駕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才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視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於後視張丞相魏公後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攻媿集

宋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眞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眞書禊序雖曰出於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俾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燹遺刻猶存者茲焉恭覩於有簽書樞密院事給節家

同文圖書館印

藏御書眞蹟昭回之光照耀九日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於左方歸其書於宇文氏 攻媿集

宋徽宗御書

徽宗皇帝宸翰宣和以前京師貴人皆得寶而藏之靖康中淸都九關虎豹失呵護當時御槖往往自禁中墜落人間斷紙殘墨粲然猶新名卿大臣識而祕之以遺子孫爲無窮之榮耀紹興丙寅三月望日臣王庭珪謹書 王庭珪盧溪文集

宋徽宗大觀五禮記

大觀五禮記石刻在大名舊城字畫不甚密而遒朗可取或云徽宗御筆也徽宗能作瘦金書於楷法不足或是蔡京耳 弇州山人稾

宋欽宗御書

臣靖康初誤蒙淵聖皇帝識擢承乏政府凡半年被命宣撫兩河自出師至以疾丐罷凡五十餘日前後祗受御筆七百餘件裝褫成七十軸寶藏私家謹以詔書宣諭批荅五道摹刻於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梁溪先生集

宋高宗御書

皇帝以丁未歲五月朔自康王大元帥登寶位前數日以御書遣官齎至荆湖北路賜臣迨今九年矣臣以衰病屏伏海濵今年春被受詔旨令條陳邉防利害來上臣具奏以聞七月十七日伏奉親筆詔書所以褒寵者甚渥臣不勝感恩榮幸惶

懼戰越之至謹摹勒上石以示萬世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梁溪先生集

臣某少時與胡尚書之子杞同學於雲門山中見高皇帝賜尚書御題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蓋黄體也與此手詔絕相類後數年嘗收名得面天顏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讀霣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陸游謹題 渭南集

宋高宗書樂毅論

臣伏讀高宗皇帝翰墨志云魏晉以來筆法無不臨摹又云每得右軍之書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少甘則已味橄欖眞味久愈在也故尤忘於手紹興三四年間嘗臨羲之所書樂毅論以賜樞臣韓公肖之謂世傳高氏石本間節三十餘字得非御府別藏眞蹟自不同邪後六十有三年樞臣之孫前韶州守臣亞卿示臣使記歲月恭惟龍鸞飛動衆所共窺天日淸明臣何敢繪慶元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具位臣周必大謹再拜稽首書其後 平園集

宋高宗書翰墨志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端命穆淸化周綿寓盡無窮之能事覆有截而研幾物之不齊固蘊萬變道合至妙會以一心或於話言宜付以笑談或於翰墨必詔以可否莫傳於世肆筆成書彰盛旦之嘉言重帝王之懿德法宮多暇明牕淨几四方萬物時一志之不愛珠玉不邇聲色迺獨並寒儒刻意聖學不滯古

制不狥今爲惟斷以嚮善悉歸於雅正質文相濟爲一代格言題曰翰墨志又持灑宸翰書以賜臣顧無顯績獲兹假寵不敢徒藏私室謹拜手稽首勒諸石用廣堯文之煥以永下臣之榮 松隱文集

宋高宗御書史實

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中澣日有旨以御書史漢事實賜臣曹勛寶章奎畫焜耀天壤豈以臣羈紲之舊特被以不世之遇俾爲非常之恩顧臣草芥何可負荷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濬哲撫寧函夏崇儒憲古茂建丕圖謂懿則嘉言流風善政有補治道者肆筆成書妙奎光璧彩之神極龍蟠鳳翥之勢儲思淵默作之君師於皇偉哉用以詔天下後世臣一介疎遠無文以形容聖謨神藻之懿然叨榮過重撫巳懷慙命工刊石上以廣緝熙之光明次以貽子孫於奕世 松隱文集

宋高宗眞草神翰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早以神武撫寧寰區恢淵默而宅衷擴易簡而敷化體元抱一將聖多能考八法之楷模略爲典則該二王之秀勁冠以風神高攬前蹤擅場百代暇日伏蒙聖恩念臣羈紲之舊特以眞草御書爲賜捧拜睿藻仰奉堯文豈應雲漢之章俯降蓬茅之室謹摹宸翰刻於翠珉用爲子孫之傳期荅崇深之貺 松隱文集

宋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黄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眞嘗覩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袠上有帝筆命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掘筆書者霄壤矣 攻媿集

宋高宗臨顔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絶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道園學古録

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内庭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蘐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彌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爲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録

宋高宗書先聖先賢圖贊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賛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説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

同文圖書館印

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黃文獻公集

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倣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眞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眞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邪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潛溪集

宋高宗御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爲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爲是官時所鑒定云 潛溪集

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太學生方淵家藏舊物也相傳淵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閎休致仕辭日高宗適書此詩因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其詩考之良是閎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官不進也龍章御寶光

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恥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光武投戈講藝前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眞能嚮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光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奉身而退得以直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淵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孫云 商輅文毅公集

宋高宗書徽宗御集序

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云右宋高宗御書序文一首前有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按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今敘文無歲月豈即當時所上耶後有龍舒故史胡珵跋亦無歲月但云書於袁桷清容齋蓋元袁文清伯長所藏伯長自跋亦缺其後按伯長生咸淳二年宋亡時才十有四歲胡跋蓋作於易世之後故不書年觀其書龍舒故史而不稱臣可見已又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天章按杭宋內府寶文等十閣並貯諸帝御集而敷文實徽宗集所在天章則屬眞廟而史云權奉安者豈當時敷文未成邪然前此侍臣已有帶敷文學士者而當時秦熺實爲奉安御集禮儀使鄭重如此不應閣尚未成此皆不可曉也惟宋多右文之主自眞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今皆不傳而其所以爲世輕重實不在此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皆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

同文圖書館印

王之學自有所重也（莆田集）

宋高宗石經殘本

右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搆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莆田集）

宋高宗養生論

右太史姚君繼文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行楷眞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爲太上時所居宮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靑氷之間晚始刻意山陰傍及鐵門限此尤其得意筆正書時於督策露章法一二蓋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脫蹊逕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弇州山人稾）

宋孝宗書千字文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宮寮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名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對策諭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挍書郎宰執奏選人只當爲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邴等例耳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爲臣言

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授書丞郎著作闕員進擬皆不及闕二字雖簡記然非侍從臺諫未嘗親批壬午夏察官陳良祐引執政汪澈薦舉之嫌出臺爲郎五月御筆監察御史尋闕諫官同僚爲臣必遐臣測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孚爲正言今上受禪累月遂擢左史兼外制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年叨貳大政表謝太上云鑾坡名試金口褒揚許以能文欲其掌制乏援助廟堂之上甘滯留館閣之中會臺察之虛員簡宸衷而親擢皆記實也暨入謝德壽宮太上盡記本末面賜御書千字文一軸前者執政罕嘗得此退而伏讀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幷禊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名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今觀宸奎所臨疑皆是本淵民旦之外又缺才字按米芾云吳郡滕元發家藏辨才弟子所書幷闕永字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卻有永而無才字豈非辨才門人別本歟謹刻於石歷敘遭遇之由以示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滎陽郡臣周必大恭題平園集

宋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眞蹟願得跋語併

同文圖書館印

NEW YORK, N. Y.
U. S. A.

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於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内典深味禪悅比戶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眞臣謹書於下方以詔後世 攻媿集

宋孝宗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敉時幾而釐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逐臣魏某獲拜觀於公之子宿追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慨慕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 鶴山集

宋孝宗卹刑御筆

臣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然則聽獄議刑者眞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詔命當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西山集

宋孝宗書阿房宮賦

臣聞有心法有書法心法見於所書之文書法見於字畫之際恭惟皇帝陛下挺生知之聖躬天縱之能萬機餘閒不以聲色爲娛珍玩爲好惟留神翰墨恬養天和所書之文必聖賢格言所作之字備古今衆體宸奎藻麗與雷霆風雲同變化之用豈特以翔鸞翥鳳下與鍾王輩較能於位置點畫間哉今書杜牧賦聖意所寓尤遂於興寄蓋欲敦舜禹之儉監亡秦之侈以安養斯民混一區宇爲心非止游戲筆墨三昧而已臣寔何人乃獲斯榮拜賜榮耀蔀屋亦光感幸之情無以自見謹昧死拜手稽首贊述於右復鑱琬琰傳示子孫垂諸無窮以無忘聖明之休命 松隱文集

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道園學古録

宋孝宗御書王褒賢臣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遺使繇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爲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於後是後繳帖以進遂

同文圖書館印

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傅說事相脗合方王之爲直講討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爲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誚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桷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爲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桷實親出學術荒薄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桷拜手頓首謹書 清容居士集

宋光宗御書

乾道壬辰春臣佐春官兼直翰林苑坐不草新除兩簽樞荅詔以外祠罷光宗在儲極對官僚數惜臣去淳熙乙未名還孝宗簡注方厚自兵部侍郎選兼端尹光宗實賛之陪侍六年凡御製御書或面賜或簽名封送眞行粲然室藏多矣逮戊申歲獨在掖路孝宗將内禪屢令留身討論典禮初儀己酉春北使出門即擇日傳授偶聞太史局言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臣密奏云太子聽政浹旬不應便講之禮可少展否孝宗大以爲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上旬壬戌吉因奏太子生於

丁卯是日天地德合猶陛下生於丁未而壬午歲受禪也退不敢以語人至正月末春坊姜特立相過云宮中人人知上元後舉典禮今悄然何也但遜謝云此非外庭敢與聞特立不悦而退間言或自此入輔初政之二月内外相睥睨遂請罷政紹熙庚戌起鎮鄉部避言官懇免明年三省擬鄭僑帥長沙光宗曰周某前宰相合先除授乃知天心念舊非我可度甲寅巽位後數月臣亦謝事君臣契合固豈偶然此敬裒高宗孝宗御書一二大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爲之跋恭念紹興庚辰孝宗封眞王三皇子共置小學教授一員專差館職選較書郎王十朋充頃之十朋輪對力攻楊存中又在王邸議賔主禮異同十二月壬子遷小解兼職徙越之宗丞而去館職多闕臣任正字爲之首宰執不欲自下越進他人特降闕二字云今後王府小學教授闕館職學官通差殆爲臣設明日遂用國子博士劉藻丙辰擢藻祠部郎中當解教授而不解新制墨未乾也是則光宗就傅臣不得一至講堂詎知六年居詹省乎敬書以示子孫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爲臣不易雖幸免於大戾歸美報上老矣無能爲也抑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天子爲法於天下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萬民觀而樂之也臣之志願不在兹乎

嘉泰四年二月旦 平園集

宋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顔稟壽皇慈訓覲其以倪公草伯

同文圖書館印

圭制爲愜壽皇之意以徼吴珹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劉宰漫塘集

宋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慈父母之於子故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而竟改命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者恭覩寧宗宸翰重爲鄉邦惜 漫堂集

宋理宗御書律詩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序曰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集英杭宋殿名庚戌則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興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左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爲少保奉朝請丁未復爲右丞相己酉轉左賜詩蓋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爲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爲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借使用古官稱之集英之署不古也況詩有青陽闓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爲

理宗錫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徽宗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卽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後二百三十七年爲皇明成化丁酉歲冬十二月己酉史官吳寬書 鐵網珊瑚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爲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爲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閭動其左驗之明者其爲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已之功而豈爲社稷計邪然清之爲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名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抑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子獨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隳名於再相恐不獨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寧止是乎 震澤集

元文宗書奎章閣記

天曆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抃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溍待罪太史屬俾記其歲月於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爲臣言皇上以萬幾之暇親灑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

同文圖書館印

具成案持詣榻前四復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户名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它服用貴珍之服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負絶前比兹蓋時淸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於四方將使中林兎罝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嚬一笑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恊上意抑可謂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賛一辭也　黄文獻公集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愼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道園學古録

文宗皇帝以天縱之聖歷試諸難既踐帝位海内思治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增建宫儀黼黻治化詠歌太平萬機多暇命作奎章之閣陳列圖書怡心養神勅文儒製閣記親灑宸翰鏤諸樂石臣於時執事史館不獲一登文陛欽覩雲章之昭回及待罪南臺御史名入中堂未至除授經郎而鼎湖上仙第有攀號而已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學士臣言延閣之建本以緝熙帝學輔養聖德宜開經筵日陳聖賢謨訓祖宗典則制可於是講官儀制進説經義凡所討論臣竊與焉卽

命兼經筵譯文官嘗爲宰臣言今所進說當指事據經因以規諫不可悠悠歲月徒爲觀美無何再擢六察建言講官宜賜坐設几雍容延納追忝右曹復有經筵參贊之命屢嘗執經勸誦瞻望天威穆然淵默而臣才能謭薄不能內積誠敬數宣典訓仰荅聖明之萬一比者學士臣請模閣記識以奎章天曆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賜焉謹述列聖右文典學之盛德書諸左方以示後世至元三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臣蘇天爵拜手稽首記 滋溪集

明太祖賜蘄春侯卷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皇上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既至名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於墀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觚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絹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逾父子上下相孚胎合無間蘄國公值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哉帖

旁書康鐸二字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謹識 宋學士集

明成祖宸翰卷

臣觀於革命之際君臣之間何其難也蓋英明神武之君其駕馭者必雄偉跅弛之士然後操縱驅使得以展其欲爲舍是而就廉退則其恩威必有所不及恩威不及則權輕權不欲輕則交必不終而廉退者鮮有能合志固交使上之人不責其力而且遂其遠蹈此非才足以結主智足以藏身又能澹然無求不爲榮名之所制束其必不可以倖免然是人也世不常有即有之亦必不逃於英明神武之所駕馭於乎豈不難哉閩中何源初爲燕府奉祠受知成祖皇帝愛禮出諸臣上嘗親御書忠恕二字賜之靖難師起源獨謝病歸閩中至今御書存其家臣往待罪史官至成祖好文喜書書甚奇崛凡有寵眷出特恩必賜親御書故一時諸臣起幽潛附光景莫不多所蒙幸於乎源蒙幸於靖難之前與諸臣同而廉退於靖難之初與諸臣異臣不知其當延攬之秋得何遭以免也將所謂駕馭者各從所好以爲鼓舞若風雷乎亦雄偉廉退者並蓄兼容若天地乎抑文事武備用之有時投之有機若陰陽乎源曾孫其高爲吉安知府時追感特恩裝襲御書傳示來世間以語臣臣愚誠不能測謹拜手書所見使天下知成祖英明神武固有大度

而不屑屑於報禮之重何氏食祿於承平之日得以從容旬宣者固當知有所自且宜慶有遭也 羅洪先念菴集

明仁宗御書

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北京翰林修撰王直留侍仁宗皇帝監國與聞密務甚見獎重仁廟屢顧大臣論近侍賢而文者曰王直何可多得十一年直當扈從北京其後監國侍臣有不能了事者睿意未嘗不思直直父瓊州知府伯貞入見以直故恩意曲盡臣士奇時爲春坊諭德皆所目覩惟聖明知人而至仁如天有非言語所能髣髴於戲龍馭遠矣右宸翰四紙直所寶藏今裝潢爲卷永示子孫以臣當時舊人屬志之其第二紙寔臣奉命齎賜者追思往昔何勝愴然敬爲之志 楊士奇東里續集

南京人蔣用文永樂中官太醫院判侍仁宗昭皇帝於東宮上時出手札示證取藥以進函封印押精密慎重之意宛然在筆楮間中有稱正字號順字號柔字號親字號者似是宮掖中人至於爲賛善徐善述老疾勉用文等加意調治崇禮輔導尤爲優賢盛典若老乳媪之病亦特垂睿諭亟圖拯療聖澤含弘蓋無微不被已廟號爲仁不亦宜乎後用文卒上心憫悼賜祭葬謚以恭靖遣中官護其喪入都城更稱異數其家裒所賜御書爲册世寶藏之臣頊從友人借觀因册久弛落手爲裝飾歸之俾覽者知盛世泰交下濟雖醫卜亦回天眷若此至御書之美乾

同文圖書館印

文奎畫落在人間榮光異氣眞有輝山川而賁草木者而臣九朝之後獲從田間恭覩之尤不可謂非生平之奇觀也 顧起元嬾眞草堂集

明宣宗賜謝庭循御筆詩卷

昔我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閒游藝書畫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循獨見愛重恒侍燕閒蓋庭循清謹有文每承顧問必以正對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錫此卷其一也上素重官職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爲錦衣衞千戸蓋亦兼重其爲人也庭循珍襲此卷甚謹以臣士奇宣德舊臣間出示之臣拜稽瞻誦感慟歆豔竝發於中有不能已焉嗟夫是賜也非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猗歟盛矣若龍光寶氣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氏之榮豈有窮乎 東里續集

明宣宗書綠竹引

國初當天兵下徽時朱升請留宸翰以光後圃書屋上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自後則代擅奎藻萬曆間玉應試留都見聖母御筆於瓦官寺之青蓮花閣天啓間在燕京見神廟御書於李戚畹之清華園今復覩章皇帝御蹟足可壓閣帖帝王書也臣砢玉識 珊瑚網

明孝宗御書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 物彙在宥德惟日新藝 乃天授奮 豪落紙思入混

茫氣呑顏柳勢壓鍾王淵渟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及石室金縢藏之什襲震澤集

明世宗御書

伏蒙皇上親灑宸翰賜臣居正元輔大字一幅良臣大字一幅臣調陽輔政大字一幅臣等恭捧天章不勝欽戴仰惟皇上天縱睿資日勤聖學至於操觚染翰雖作聖之餘功亦莫不究精微窮其墨妙一點一畫動以古人爲法臣等每侍帷幄輒欣仰欽服不能自已茲者所賜大至盈尺運筆尤難乃裁自聖心不由摹擬比之常日所書更爲佳妙且筆意遒勁飛動有鸞翔鳳翥之形信所謂雲漢之章翰墨之寶也顧臣等淺薄謬蒙眷奬恭覩之餘欣愧交至謹各摹臨入梓懸扁居第晨夕瞻仰如對天顏其御書眞蹟當什襲珍藏永爲世寶張居正太岳集

明神宗御書卷

恭惟聖上沖年御極崇儒嚮道時時親灑宸翰以賜近臣萬曆丙子臣位臣愼行題補講官一日上御文華內殿顧謂閣臣二新講官尚未賜與大字閣臣對曰請上乘暇一揮翌日內侍濡墨伸紙陳於別案上出見之即取揮成受賜會極門下時聖齡方十五耳而天豪遒勁具鸞回鳳翥之姿眞冊府上瑞也章句小臣叨承日星之輝寵榮何已惟是執經獻納十有四年終無萬一補塞至今尊捧聖謨但有慙汗𤀹然自戊寅大婚以後上益勞心萬幾罕涉文墨惟時作扇頭草書流傳

同文圖書館印

禁中而輔弼文學之臣無復受御書飛白之賜如初年光景者則愚臣向日遭逢可謂一時之盛而於藝文翰墨之間仰窺聖心之勤怠亦不能無關於治道也山居暇日偶爾瞻捧感激之餘繼以慨歎惟祝天啓睿衷清心嚮道毋替有初老臣伏在丘壑永有欣戴敬書數語卷末以傳示後昆永保無斁云萬曆甲辰十月朔日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臣于慎行頓首謹跋 穀城山房集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九

歷代帝王畫跋

晉明帝畫穆天子燕瑶池圖

宋忠僖家畫本以穆天子燕瑶池圖爲第一神品上上係明帝眞筆乃隋朝官本即貞觀公私畫史所載也 清河書畫舫

梁元帝畫職貢圖

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

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於古定然知此不凡也 李廌畫品

梁元帝鎭荊州作職貢圖首鹵而終蜑凡三十餘國今纔二十有二其一曰魯國南史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河南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盤陀武興蕃滑波斯百濟龜茲倭因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題末林邑婆利宕昌狼牙修皆朝貢於梁者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闐蠕蠕高麗于陁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邪亦不見所謂蜑者疑丙丙與芮芮相類即蠕蠕也 玉海

南唐李後主江山摭勝圖

范蓭李貞伯藏南唐李後主江山摭勝圖水墨短卷筆趣深長蘭坡趙都丞故物也丑按後主畫宣和殿收九本有雜跡而無山水故作譜者僅列之花鳥門亦何異井蛙之論歟 清河書畫舫

南唐李後主墨竹

昔之畫墨竹者稱蘇學士文湖州二公之筆可謂妙矣予猶恨形似之拘也此幅余家舊物驟而閱之但見其老幹霜皮煙梢露葉而離披偃蹇若古木然諦玩久之始知其爲竹也世之評畫者謂後主墨竹清爽不凡別爲一格殆得之矣 寓意編

宋仁宗畫馬

仁宗皇帝天資穎悟聖藝神奇遇興援毫超逾庶品若虛舊家藏御畫御馬一疋其毛赭白玉銜勒上有宸翰題云慶曆四年七月十四日御畫兼有押字印寶後因伯父內藏借觀不日赴杭鈐之任既久假而不歸居無何伯父終於任所此寶遂歸伯母表兄張端少列今不復可見爲終身之痛圖畫見聞志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臣伏觀御製雪江歸棹水遠無波天長一色羣山皎潔行客蕭條鼓棹中流片帆天際雪江歸棹之意盡矣天地四時之氣不同萬物生天地間隨氣所運炎涼晦明生息榮枯飛走蠢動變化無方莫之能窮皇帝陛下以丹青妙色備四時之景色究萬物之情態於四圖之內蓋神智與造化等也大觀庚寅春朔太師楚國公致仕臣京謹記郁逢慶書畫題跋記

宣和主人花鳥鴈行黃易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圖遂超丹青蹊逕直闖右丞堂奧下亦不讓郭河中宋復古其同雲遠水下上一色小艇載白出沒於淡煙平靄間若輕鷗數點水窮驟得積玉之島古樹槎蘖皆少室三花快哉觀也度宸遊之蹟不能過黃河艮嶽一舍許何以得此景豈祕閣萬軸一展玩間即曉本來面目邪後有蔡楚公元長跋雖拖沓不成文而行筆極楚楚與余所藏題聽阮圖同結構一時君臣於翰墨中作俊事乃爾令人思藝祖韓王椎朴狀琅邪王世貞題弇州山人藁

朱太保絶重此卷以古錦爲褾羊脂玉爲籤兩魚膽青爲軸宋刻絲龍衮爲引首延吳人湯翰裝池太保亡後諸古物多散失余往宦京師客有持此來售者遂屬裝購得之未幾江陵張相盡收朱氏物索此卷甚急客有爲余危者余以尤物賈罪殊自愧米顛之癖顧業已有之持贈貴人士節所係有死不能遂持歸不數載江陵相敗法書名畫聞多付祝融而此卷幸保全余所乃知物之成敗故自有數也宋君相流覧技藝已盡余兄跋中迺太保江陵復抱滄桑之感而余亦幾罹其釁乃爲記顛末示儆懼令吾子孫毋復蹈而翁轍也吳郡王世懋敬美甫識 王奉常集

嘗見雪江歸棹長卷暨此圖皆大設色髣髴唐人其鋪敘經營超軼畫家矩度要非畫流窺其堂奧也惜皆破如魚鱗神彩猶在歎賞彌日子京 書畫題跋記

宣和主人寫生花鳥時出殿上捉刀雖著瘦金小璽真贋相錯十不一真至於山水惟見此卷觀其行筆布置所謂雲峰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横參乎造化者是右丞本色宋時安得其匹也余妄意當時天府收貯維畫尚夥或徽廟借名而楚公曲筆君臣間自相唱和而翰墨一段簸弄未可知耳王元美兄弟藏爲世寶雖權相跡之不得季白得之若過溪上吳氏出右丞雪霽長卷相質便知余言不謬二卷足稱雌雄雙劒瑞生莫生嗔妒否戊午夏五董其昌題 容臺集

王敬美氏嘗以百千購藏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絹本細著色御題璽押全其布

景用筆大有晉唐風韻當爲宸翰中第一 清河書畫舫

宋徽宗摸衛協高士圖

晉衛協所作世人莫能及故摸寫其本然行筆用意不可得其萬一數百年間未有繼者伏蒙宣示聖作妙筆神智不見施爲之迹協豈足尚哉臣京謹題 珊瑚網

徽廟畫卷眞跡皆命蔡京跋於卷末余所見非一二若雪江歸棹圖其一也蔡書米海岳謂爲得意筆未可贋作此卷眞跡無疑董其昌題 同上

道君集古今名畫一千五百件列爲四門題曰宣和睿覽喜寫山水花鳥自謂媚於人物至此摸畫追法晉唐即此時五岳觀諸博士寶籙宮授題應制者皆不能其纖毫髣髴如臨衛協此卷是也乙亥五月得觀於頑仙盧眉道人陳繼儒題 同上

宋徽宗摹唐人明皇訓子圖

宣和帝手摹唐明皇訓子圖設色不甚深而人物古雅筆意精巧圖中隱几而坐者天顏肅穆目力注視奕奕有生氣童子媚好靜秀展卷畏篤一武將拱立豐下而謹若不敢肆者然可想其搴旗殺將之力餘一侍童一介士皆各得其意風神態度可與顧陸爭衡眞英筆也後跋亦出手書所謂瘦金體天骨遒美逸趣藹然細玩之信不在李重光下誠足珍矣元貞四年八月旣望吳興趙孟頫書 珊瑚網

宋徽宗著色山水

畫以人物花竹鳥獸禽蟲爲神妙宮室臺榭園池器用爲精巧獨山水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九重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紹興九年五月二日襄陽米友仁書 珊瑚網

宋徽宗竹禽卷

道君聰明天縱其於繪事尤極神妙動植之物無不曲盡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粉彩自然宜爲世寶然蕞爾小禽蒙聖人所録抑何幸邪孟頫恭跋 珊瑚網

徽宗萬機之暇雅好書畫興學校藝如取士法丹青卷軸具天縱之妙有晉唐逸韻尤善墨花叢密處微露白道自家成趣不履襲古人軌轍極注思花鳥點睛每用墨黑漆隱然豆許高出縑素間幾欲飛動畫中押字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或用瓢印蟲魚篆文汴也重購得此竹禽圖展玩不忍釋手爲其有生氣也墨林主人項元汴謹題 書畫題跋記

宋徽宗畫瑤池馬圖

黃之池其馬歕沙黃之澤其馬歕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存太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此殆得於歷崑崙宴瑤池之上時耶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廣川畫跋

宋徽宗畫翎毛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 廣川畫跋

宋徽宗墨竹

論畫者謂宋祐陵墨竹叢密處露微白自成一家不遵古人軌轍今觀此幅信然烏乎古人軌轍物理存焉小者且不可無而況大者乎祐陵於是乎繆矣 邵寶容春堂集

宋徽宗紅欄鸂鶒圖

宣和帝遊後苑龍翔池見雙鸂鶒翹足紅欄之上因戲爲此圖設色不甚深而目睛羽文騈栖自得之狀描寫都盡復作數百言敘其事書眞所謂瘦金體乍看不得佳結法亦時時露踈稚而天骨遒美逸趣藹然於細翫得之信不在李重光下也按鄧公壽畫繼稱宣和五年賜宰臣以下燕瓊林侍從皆預酒半遣中使持大杯宣勸因以此圖示羣臣靡不環立聳歎稱服神妙然則當其時帝固自寶愛之若此而四百餘年後乃入吾手爲遊目助不大幸邪 弇州山人藁

宋徽宗三馬圖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余或以行筆稍露蹊逕疑為臨本顧其飲齕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廄萬匹往往吾師而祕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千百軸宜

其妙也 弇州山人藁

宋徽宗畫水圖

宋徽廟長於繪畫聖藝天縱余嘗見其所作花鳥無慮數十而山水則僅見溪山雪霽圖在故太傅朱公家歎其絕妙此卷畫水全作平波無一筆濺瀑而汪溏瀁瀚有咫尺千里之勢信乎卓犖不羣奇之又奇者矣溪山卷有米南宮長歌此圖亦南宮跋二卷可當太白殘月皆生平快覩者也卷首有奎章後有天曆二印蓋元文宗好古置奎章閣以虞集爲學士柯九思爲博士鑒定書畫一時所藏號稱武庫此卷出自尚方無疑天曆者文宗所紀年也萬曆癸未秋仲十又一日太原王穉登敬書 書畫題跋記

宋徽宗漫遊化城圖

宋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手小指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賓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備具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眞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琚蜀道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白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里見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眞奇蹟也 六研齋二筆

宋徽宗雙鵲圖

宋帝水墨雙鵲棲山查枝上極生動之趣余向見項又新家後歸吳友叔符舉以

易無塵墨余因得之竟爲竹懶翁所有適宣和初何文縝爲中書舍人帝以御畫雙鵲賜之會時爲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又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鳥鵲爲傳喜色到人間 珊瑚網

宋徽宗雙蟹圖

道君善畫花鳥尤善昆蟲此圖寫蟹腹背兩面飄逸若神固不徒形肖已也劉須翁題亦佳卷內裝池尚是宋手曾入晉藩邸印識可驗足珍已項篤壽識 珊瑚網

宋徽宗荷鷺驚魚圖

徽廟荷鷺驚魚圖有鄧杞跋全倣江南落墨寫生遺法其百合奇石圖尤妙乃宣和年間紫宸殿御筆卷後有倪瓚張紳等跋右圖運筆奇偉設色如生眞異製也

清河書畫舫

宋徽宗畫十八學士圖

唐太宗得杜如晦房元齡等十八人佐命興邦臣考其施爲皆不能稽古立政然終致其君至太平者蓋唐承大亂之後飢易爲食渴易爲飲故事半古人功已倍之也太宗嘗曰秦漢不足襲三代損益如何房杜不能對遂命魏徵與玄齡等宿中書省講議終不能定太宗曰禮廢樂壞朕甚閔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對曰非陛下不能行乃臣等無素業何愧如之徵與玄齡如晦慙慄而出玄齡相謂曰有

元首無股肱誠可歎也蓋玄齡如晦學非堯舜三代其所操知秦漢褒浅卑近使
太宗無鄉舉里選制禮作樂之功後之學者未嘗不掩卷太息今天下去唐又五
百餘歲皇帝陛下睿聖生知追述三代於是鄉舉里選制禮作樂以幸天下足以
跨唐越漢猶慨然緬想十八人圖其形寄意於詩什有靡泮育賢今日盛彙征無
復隱蒿萊之句求賢養士可見於此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當如聖志十八人不
足道也大觀庚寅季春望太師魯國公臣京謹記珊瑚網

金顯宗墨竹卷

顯宗去東坡與可未遠自得汴後漸染文物典章之道所以金之初政濟濟可觀
君在湯氏偶見此卷欣然市之俾子書之後延祐丙辰春正月望日疇齋張仲壽
珊瑚網

明宣宗九鷺蘆雁二圖

章皇帝聖能天縱一出自然若化工之於萬物因物賦形不待矯揉而各遂生成
也敬觀二圖柳絲鳥毳細過於鬓一種生動之致又居然寫意家神逸品珊瑚網

明宣宗墨兔圖

墨兔圖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圜其旁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
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萬曆九年上御文華殿宣名入
直吏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

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眞熙朝之盛事也湧幢小品

明憲宗山水小景

憲廟御筆皆神像及金瓶金盤牡丹蘭菊梅竹之類今觀此山水小景瀟灑出塵宛然勝國氣韻蓋聖能天縱自各極其妙也臣砢玉謹識珊瑚網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

歷代名人書跋一

周史籀石鼓文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

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爲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爲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爲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爲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蓋予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錄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代書亦列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

録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説爲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丞殹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字固不足爲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説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之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顔眞卿干禄字刻於大曆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録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録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敍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之不録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爲臆説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説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

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毆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况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况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槖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頃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攷數字書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復齋碑錄

同文圖書館印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卻稍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黃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鍾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盡如鼓也道園學古錄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強為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遠十餘字何其陋邪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已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楊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琅邪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二世詔文正詛楚絆縋還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為題號云周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聖朝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邪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爲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内諸侯從王於狩臣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廸自爲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爲之愛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廸書　石鼓文音訓

烏乎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款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眞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臮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旨哉言也惜其歲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

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爲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爲也見於秦斤以丞爲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爲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　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趚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龎龎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趍趍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嚻嚻徒　御不驚即徒騝孔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旐

悠悠旆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勅塡塡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旣佽弓矢旣調即秀弓孔碩彤矢㚘㚘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旣好即田車旣安我車旣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麃麃俟俟即𤳮田若反之謂也曰旣張我弓旣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敺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爲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録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爲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録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録雖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爲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園方朱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鐵網珊瑚

永樂之初余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爲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爲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信爲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眞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爲之慨然 王文端公集

石鼓文幷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内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幷録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蓋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剥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爲集古録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廸爲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又九十八字蓋其歲月益深則磨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爲難得況至

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素齋集

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厚之各爲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矢作矣霚作霧舛謬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爲摸本所誤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重爲考訂間亦以坙作即阪作陈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乎滋躬詣鼓旁詳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猶隱然有迹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強爲之說鼓之所自諸家考辨已明不復容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咏附載於後以見是鼓也直爲周宣之物好異者不煩嘵嘵云正德戊寅秋九月望古絳陶滋序石鼓文正誤

秦李斯嶧山碑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爲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躭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已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怡悵於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摹本刻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

同文圖書館印

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墨池編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摸本於徐鉉刻石置長安此本是也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此碑然而歷代摸拓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爲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摸之餘然亦自可貴云金石錄

府城西北隅有摹嶧山秦碑極精製旁刻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石雖疊校鄒嶧摹本有間矣于欽齊乘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嘗見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然余於蜀中本未之見也楊士奇東里續集

秦李斯泰山刻石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眞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余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頂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眞者爾 集古録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眞宗皇帝東封兖州太守摸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摸刻於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録者皆同蓋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摸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車巛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於後世而碑作陲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

同文圖書館印

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摸其文刻石自爲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 金石錄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遵道而楮墨亦佳京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畜周秦以來金石刻皆富然余獨見鄒仲熙高庭禮陳思孝有斯刻固其難得如此也 東里續集

余既得泰山秦篆又求得劉跂此譜遂附於後以見秦刻在泰山者其未磨滅蓋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也應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 同上

余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即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摹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常爲人摹搨其三面皆殘闕蔽闇跂刮磨垢蝕而字始出蓋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跂之功也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蓋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皆剝落惟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邪 金薤琳琅

秦李斯會稽刻石

秦頌德碑丞相李斯小篆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德二世元年春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世成功盛德越絶云秦皇東遊至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舍都亭取錢唐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經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梁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三句一韻多作二句讀之並不得韻又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會稽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也姚令威叢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嶺並黃茅無樹木復自小徑別至一山俗名鵞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爲風土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没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也紹興二十八年王詹事十朋爲簽書判官莫舍人濟教授府學梁寺丞安世爲會稽尉用令威所記銳意搜抉三公各賦三十四韻以紀其事王公詩敘云秦頌德碑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子齊好奇嗜古搜訪甚力有言在何山者莫以語十朋何山見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眞秦望十朋語縣尉梁次張勸其親往梁慨然而行命工登山梁得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詩具記始末因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事之癖

同文圖書館印

永以示後人莫公詩敘云秦會稽石刻唐人如張守節司馬貞皆嘗援以證史記紹興初舅氏姚令威删定登山弔古見碑石猶存後二十餘年分敎是邦以語簽判王龜齡勉邑尉梁君求之則石已缺字不可見矣以詩記其事龜齡旣賡以濟首發其端書以示濟按會稽秦頌德碑凡二百九十六字視秦世泰山之罘諸刻獨此碑字爲最多唐李嗣眞云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絕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千鈞強弩萬石洪鍾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遺寶周越法書苑獨載封禪碑數十字而已至歐陽公趙德父集錄天下金石遺文殆盡亦不復有秦望山碑姚令威紀鵞鼻山頂石屋所插一碑今石屋故在碑蓋無有梁次張所摸片紙指爲秦碑乃在何山其去鵞鼻尤爲隔絕盡記本末以俟後之君子 施宿會稽志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閒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閒行臺侍御史李處巽獲劉跂所摸本刊於建鄴郡庠由是其跡僅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岑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蓋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摸勒置於會稽黌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修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今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 金薤琳琅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刻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雖嘗載之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正初東平申屠子廸爲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氏嘗藏之歟 同上

秦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法貴得蹁匾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銘刻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 廣川書跋

後漢張芝帖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侶者 山谷集

章草高古可愛眞伯英之妙蹟絳帖平

後漢崔瑗張平子墓銘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幷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則眞子玉作也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乃斯銘也遂龕於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亡矣其在高第者登尚書及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時自凡百君子以下則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謂二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有一字乃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集古録

後漢蔡邕石經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旣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余今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已之私意串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金石錄

後漢蔡邕陳仲弓碑

右漢陳仲弓碑其額題云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碑文字已漫滅蔡邕字畫見於今者絕少故雖漫滅之餘尤爲可惜以校集本不同者已數字惜其不完也金石錄

後漢蔡邕陳仲弓碑陰

右漢陳仲弓碑陰故吏姓名多以刓缺蔡邕小字八分惟此與石經遺字耳石經字畫謹嚴而此碑陰尤致逸可愛金石錄

後漢蔡邕酸棗令劉熊碑

隸釋謂歐陽公不知碑在酸棗無以名其官遂謂之俞鄉侯季子碑而引王建題此碑詩云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而又疑其非中郎筆法予則以爲建生於唐其云蔡邕碑者蓋本之圖經而非鑿空而言洪氏不當於此而疑之也

同文圖書館印

後漢蔡邕夏承碑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魔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予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碑在今廣平府學王惲秋澗集

予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綷以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於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及考文字自蒼頡鳥跡之後變化不一由大小篆至八分書若秦丞相李斯漢議郎蔡邕皆足以師古傳後下此不聞矣然則邕之書胡可易得哉於戲光和苦邑之刻予固未及見之今覩此書風神骨立想亦逼眞矣計自東漢靈帝建寧三年至今凡一千三百五十有五歲而此刻尚存豈非神物守護之至邪因與諸同寅謀所在碑之所從來因不暇考論但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係後人摸復樹於堂之東隅創一小軒以覆之扁曰愛古志書法也若承之功德與夫墓之刻覽者當自擇之成化己亥春三月望日南舒秦民悅跋於碑陰廣平志

後漢蔡邕西嶽華山廟碑

此碑後題云新豐郭香察書楊文貞公跋謂漢魏之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

詳焉遂因之有惝於今而文貞惟以爲郭香書而不曰香察其意蓋疑香察不類人名故也隸釋云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他人之書其說爲得此文貞之所未知然洪氏亦不言爲何人書也按徐浩古迹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浩深於字學且生唐盛時殆非鑿空而言者洪氏失之於不考耳金薤琳琅

後漢蔡邕太尉劉寬碑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爲寶刻蓋以是碑爲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裵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靖碑坐臥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爲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黄某長睿父書東觀餘論

後漢蔡邕魯峻碑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欲証之以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淸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祛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蹟記其敘邕書惟三體石

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金薤琳琅

後漢蔡邕小黃門譙君碑

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隷書知名目是碑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隷法至魏大變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樊常侍蔡㕑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厮裝長睿書東觀餘論

後漢蔡邕老子銘

右漢丞相邊韶撰字爲隷書不著名氏世以爲蔡邕書據碑延熹八年八月桓帝夢見老子尊而祀之韶時典禮因而爲銘碑在亳州衛眞縣太清宮歐陽棐集古録目

右漢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書蓋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有曰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世云此碑是也今驗其詞乃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所立未知甫所見是此碑否而本朝周越書苑遂以爲韶撰文而邕書初無所據金石録

後漢張昶華山祠堂碑

華陰縣華山下有漢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鎭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

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内又刊傳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毋丘儉姓名廣六行鬱然循平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衞叔始爲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役其逸力修立壇廟引道樹柏迄於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 水經注

後漢蔡琰胡笳引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邪 山谷集

魏鍾繇上尊號奏

右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篆額在潁昌相傳爲鍾繇書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睥睨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嬀汭納漢二女豐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内外前後勸進之詞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爲正碑自造於華裔之後石理皺剥字跡晻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爾 隸釋

魏鍾繇受禪表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亦曰鍾繇書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碑云黄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漢紀作乙卯魏志作十一月庚午裴松之注所載甚詳蓋是月十三日乙卯漢帝使張音奉璽綬詔册禪位於魏魏王辭者三及漢册四至乃以二十九日辛未升壇受命碑之所載是也水經云繁昌城内有三

同文圖書館印

臺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其後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此蓋附會符命之談也 隸釋

魏鍾繇賀捷表 一作戎路表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靡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集古録

今考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孫權傳羽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履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僞也征南將軍即權耳其矢刃者謂羽爲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殺羽也因此致疑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

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爲藩鎮之藩誤矣 東觀餘論

戎路表宣和御藏所記最爲琅琅黄伯思董逌攻守若輸墨毋復餘論第余所見兩石本皆勁而纖長又不無剥蝕此刻獨完好紙墨皆精翩翩有宣示風然是思陵手搨似不無内勝之歎 弇州續藁

魏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敍書賜官奴樂毅論謂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過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爲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畜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簏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爲知者道邪 樓鑰攻媿集

魏鍾繇薦季直表

右鍾繇薦季直表真跡高古純樸超妙入神無晉唐插花美女之態上有河東薛紹彭印章真無上太古法書爲天下第一予於至元甲午以厚資購得於方外友存此山後因飄泊散失經廿六年不知所存忽於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復得之恍然如隔世事以得失歲月考之歷五十六載嗟人生之幾何遇合有如此者後之子孫宜寶藏之吳郡陸行直題 鐵網珊瑚

同文圖書館印

成侯在魏銘功五熟釜爲魏宗室豈獨勳業爲不可及其楷法傳於世者亦不可企及若戎路表是也此卷薦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路表無少異漢季楷法全似隸其古雅可見於後二王爲翰墨宗匠顧豈能外此哉分湖陸隱君酷嗜古今浙右法書名畫多出於其家此卷尤隱君所寶者更五六十年而復歸於隱君信神物去來眞有神護云遂昌鄭元祐 同上

袁昂論書云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又李嗣眞謂鍾元常正隸如郊廟旣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澗闡豁秋山嵯峨虞世南云鍾繇馳騖曹喜蔡邕傚學而致一體眞楷獨得精妍夫能書之士其評品鍾書如此其重也然唐文皇論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製黃長睿謂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等帖字皆匾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修乎長睿又云漢隸用筆結體圓勁雅淡字皆匾而弗脩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諸帖古隸典刑具存夫眞賞之士其推察鍾書如此其至也此卷鍾元常薦季直表眞蹟世不多有仔細觀之果符諸賢之論而其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其楷書去古未遠純是隸體非若後人妍媚纖巧之態也或疑此帖唐人所書其間民字缺而不全夫民字之不全特唐人避諱而剜掇之非不全書也痕迹猶存端可察識觀者亦觀其筆勢字體與夫英氣雅韻不可舍本而求末遺精而究粗也要當鑒以心目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望日袁泰題 同上

右鍾繇薦季直表眞蹟黄初到今千二百餘年矣而紙墨完好不渝信希世之寶也應禎往年在天府得見二王眞蹟今復於相城沈啓南所觀此區區餘年何多幸也弘治四年人日長洲李應禎記 同上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季直表又見其爲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眞蹟之存於世者則僅止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吳寬 匏翁家藏集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焦季直表示予察驗眞僞將售諸博文家予未敢決亦以歲月綿閣已甚不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啓南家先生長子雲鴻爲予中表姊夫更諉於予予應之猶是也他日外舅太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爲鑒定題曰此千二百年之眞蹟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言曩於祕府見二王書二王書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爲右軍書嘉興人以重價購去然固亦未能決者也 祝允明祝氏集略

右鍾元常薦山陽太守關内侯季直表宣和書譜及米史黄論與他名家品目皆不見記載惟張士行法書纂要嘗一及之且與戎路力命尚書宣示並稱但戎路諸帖咸有石刻傳世而此帖不傳刻本殆不可曉而陸行直鄭元祐袁仲宣在元世皆博學名能書家其題語珍重如此必有所據先友李公應禎嘗親爲余言其妙謂雖積筆成塚不能髣髴其一波拂也公書法妙一世其言如此余又安能置

同文圖書館印

喙其間哉但諸公題語皆稱焦季直余驗焦字實侯字之誤蓋侯字上有關內兩字實關內侯也至後但稱直而不言季蓋季姓直名關內侯其爵也若以爲焦姓則上闕內字似無所屬以爲地名不應薦人而直舉其郡望且當時亦無所謂關內郡者故余定爲侯字無疑而華氏入石直標爲薦季直表云徵明識 甫田集

魏太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見者唯淳化間數帖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右軍臨筆長風白騎識者有疑戎路力命紛紛若訟獨此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爲之刻石以傳自華氏之刻行而天下之學鍾書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覺點畫之間眞有異趣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昔人故不欺我也華氏藏爲大戎脅取夤緣佐朱提權相復見法籍入天府尋用代祿轉落緹帥家緹帥沒余乃偶得之賈人手亦云幸矣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寥乃爾又歷千五百年而完好若未觸手甚或以纖媚疑之第此正純綿裹鐵書家三昧也庸詎知非其時臥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入紫闥而亦用此故不墮兵燹耶藉令李懷琳宋儋白首臨池辦此結體否咀賞之餘因敬題於後 弇州山人藁

魏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爲之三歎 攻媿集

魏鍾會周公禮殿記

高朕修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立初文翁為蜀郡立學安帝永初中火災被焚獻帝時太守高朕重修立之今碑在成都府學禮殿東南柱上形方上下小其木堅若金石木碑傳遠者唯此爾集古幷録目並誤作石柱天下録云鍾會書漢隸字原

魏梁鵠大饗碑

右大饗之碑篆額在亳州譙縣魏文帝延康元年立相傳為梁鵠書碑字有不明者唐大中年亳守李曁再刻故有文可讀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是時漢鼎猶未移也丕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謂無君之罪人也武王載西伯神主於軍中者弔民伐罪之師也丕以姦賊之心欲吞吴翦蜀遂攘神器耳操之肉未寒而置酒高會酣飲無算金奏間作祕戲畢陳誇辭諛語無所忌憚可謂無父之罪人也士大夫櫝藏其碑者特以字畫之故爾碑云八月至譙而史作七月亦不必多辨也隸釋

魏梁鵠修孔子廟碑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黄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羨為崇聖侯亦誤也文

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隸可珍者四碑此爲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爲鵠書非也 隸釋

魏曹植帖

按隋祕府所藏有魏黃初篇其書至唐初已亡莫知爲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奚獨鷂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御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眞僞篇各有印印以貞觀爲文今鷂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爲唐祕府所藏矣亡何遽爲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爲可惜最後在建業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脫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爲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贋僞或謂臨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藏於新晉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以寓目輒題其後 魏了翁鶴山集

吳皇象急就章

右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章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爲吳皇象書摹張郡公家本象書惟官本法帖所載文武將墜等四帖其餘不復多見而章草自唐以來無能工者其法蓋僅存世傳獨吳越錢氏所藏蕭子雲出師頌最爲近古他如索靖月儀等未必盡眞此書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雖不可定爲象

書決非近世所能僞爲者自李斯作倉頡其後爰歷博學凡將元尚與急就五家繼作皆爲小學所宗故字書略備今倉頡而下皆亡獨此書有顏師古注本尚在乃相與參校以正書並列中間臨搨轉寫多不無失實好事者能因其遺法以意自求於刻畫之外庶幾絶學可復續也宣和二年上巳日知潁昌軍府事縉雲葉夢得題 石林集

吳皇象吳大帝碑 一作天發神讖碑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絶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藉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愔志定録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録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眞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沉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他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旣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無數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睥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屛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廣川書跋

右吳孫皓天璽元年段石岡紀功德碣八分書相傳出皇象極高古而其文缺壞不可見者已三之一蓋宋元祐中此碣已斷爲三在天禧寺門外時轉運副使胡

宗師徙置漕臺今在應天府學又不知何時所徙也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上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實之瑞又改明年為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矣 東里集

吳皇象文武帖

皇象文武帖蓋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為是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諮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親先公高節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葦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為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曰以沉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 法書要錄

蜀漢諸葛孔明書

武侯乎翰惟此數十字嗟乎鍾繇梁鵠之跡布寰區至老瞞纖滓猶有餘氣而獨無表章及此者余於無信二國諸帖未嘗不薰沐正襟拜啓於前流涕於後也 墨

林快事

蜀漢張飛刀斗銘

涪陵有張飛刀斗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劒佩人間刁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楊升菴集

晉索靖月儀帖

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眞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剞劂逕出法度外有可貴者 廣川書跋

今年冬得黃熊所攜索幼安月儀帖一卷按幼安眞跡爲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祕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不能佳而黃長睿遂未信以爲贗物獨董逌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臨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凡十一章俱稱具告君白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絕不類晉人尺牘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黃初時語然終不可曉也此本刻頗精楮墨亦佳有古色或是閣帖眞本故存之 弇州續藁

晉索靖章草急就篇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眞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塡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塡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既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弓終因以備忘云 東觀餘論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祕書郎黃長睿雙鉤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無復眞跡流傳騰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采尚可髣髴其典刑兵興以來剽剥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於世閩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古今所恨云石林葉夢得書 石林集

晉索靖出師頌

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鉤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黯靄不甚可別細翫其行筆處亦似微蹇澀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髣髴而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祕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褚尾米友仁敷文鑒定以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内府余竊謂二蹟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別所以而槩以隋賢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再覯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奇跡遂以永絕令人慨歎弇州續稾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蹟已絕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邪此書在檇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其昌戲鴻堂法帖

晉嵇康帖

絕交書文徵仲以尾有右軍字疑為逸少此非知書者張懷瓘言家有叔夜草寫此書常寶惜人與兩紙王書不易縣此言之實嵇之手蹟特懷瓘臨倣之耳懷瓘又言王少縱逸乏丈夫之氣故評草書登品者八人嵇亞而王殿今以此卷並觀良非過論唐人雙鉤下眞蹟一等頃幸得見於京師會四明王生以廓填擅塲因命為二本一自隨一遺無功閒中時一展翫兩散風行頹然天放龍章鳳姿猶若

同文圖書館印

得其騔騄者無功其善有之 潛園集

晉山濤山公啓事帖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東坡集

晉庾亮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東坡集

晉庾翼眞蹟

晉庾翼稚恭眞蹟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清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 米芾書史

晉王洽帖

燕石入笥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絕少則昧者衆矣眞贗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眞者不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四方洽之書落簡揮豪有郢匠成風之勢其帖已具寶章集今入祕閣者不求眞僞謂眞洽書也余嘗察其書正唐所摹以留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爲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廣川書跋

晉王洽仁愛帖

王導行草見貴當世洽在諸子中又最知名而書不減父風下筆有新意此帖當是以其兄散騎常侍恬之亡也語故切至筆鋒鮮潤加之結密未必不氷寒於水 曹勛松隱集

晉王濛帖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荊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山谷集

晉王珣眞蹟

米南宮謂右軍帖十不敵大令蹟一余謂二王蹟世猶有存者惟王謝諸賢筆尤爲希覯亦如子敬之於逸少耳此王珣書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用卿得此可遂作寶晉齋矣 畫禪隨筆

晉謝安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悉爲兵士剔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邪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某獲觀中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

同文圖書館印

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廸善寶之 道園學古録

晉謝安六十五字真蹟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祕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刼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史李瑋第云購於侍中王貽永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摸閣帖但取郗愔兩片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予篤好見歸余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邪米芾記 寶晉英光集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蹟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載等真蹟皆項氏之傳貴者 容臺集

晉桓溫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東坡集

晉桓溫旱燥帖

右旱燥帖晉臣温手跡字法淳古無俗韻亦一代佳札臣之事君以忠而已非貴

乎虛拘苛禮也古者奏事乃用親札而不以繁文盡恭蓋君臣之義同於父子各無所疑通其情實之爲美於温此帖可見紹興戊午四月初四日臣米友仁恭題

珊瑚網

晉顧愷之女史箴眞蹟

虎頭與桓靈寶論書夜分不寐此女史箴風神俊朗欲與感甄賦抗衡自余始爲拈出千載快事也其昌 戲鴻堂法帖

晉楊羲黃素黃庭經

黄素黄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仙氣乃楊許舊迹而張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爲學楊羲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眞誥稱楊書祖效郄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遘邪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悉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玆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係以時代耳其昌 戲鴻堂法帖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13
HGT.
LENG.